



賓退錄卷第七



大梁趙

與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

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為儀

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

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

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禰案謂之

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

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

三十三
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
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
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敕鹽鐵度支
戶部三司錢物竝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
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
爲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
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
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
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悞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
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
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夸狄不知書何足責唐
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
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
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旣以
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爲真龍矣牧之賦與秦
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
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
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

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宮人^官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妝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嘗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

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襍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

人而飲其血日莫必于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椁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

然世易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問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
 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
 亦謂之殺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
 體而升于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于殺核
 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
 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
 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
 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
 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
 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
 銘乃撰錄行事就刊于墓之陰此則碑禁尚
 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
 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于建安十四
 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橫
 海將軍呂君碑立于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
 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
 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
 于建安十年二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

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
虛僞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
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
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
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
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
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
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
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
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
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
名漫書之或可為他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沖則
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
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于
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于此顧况詩飛
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

二萬州
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
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
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
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
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
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
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
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

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
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
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名幽逸之人置
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
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
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爲
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

見息菴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采時
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
胎其寔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
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
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
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采採取交會煅煉
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
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續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
討王國寶時王廠聚眾應之以其女為貞烈

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
馬其一也

胡幼度

絃

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

蒙恩分闡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
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
回虎在則藜藿不采採其一云茲分帥闡特辱
長牋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須閑于法令人
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
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

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

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旣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夸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

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
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
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
長雄于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于天下至
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寔維黃石曹參避
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
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
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
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夸數
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

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
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
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
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
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
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峻民之才可以覆芘
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
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于心以

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踈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

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于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

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于
公蓋生于其氣之所迂公之所蔽則有之矣
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
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
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
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
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
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
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

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
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
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
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險狡得志
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
範九疇帝寔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
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
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
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
也熙寧之政粹于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

辭于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于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于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官安于是乎蔽于

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寔小人得以

藉口而激怒豈所望于君子哉紹聖之變寧
得而獨委罪于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
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
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
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
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
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禁新法不作豈
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
導崇寧之姦者寔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
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

昔從容問學陳旣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
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
夏夏于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
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
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
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
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
隳圯已甚過者咨歎今怪力之祠縣縣不絕
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
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

心之疑畏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
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
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
所敬歎既又屬記于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
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
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
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
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
侯敬以所聞薦于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
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
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
丞相裔孫爲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爲道人皆
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
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
于邨曠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爲僧也然其
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
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

三才
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于
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
卑隸則華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
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
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
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
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
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

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
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

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
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

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
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
跪兩膝著地以及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
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

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
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
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
安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
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
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
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
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
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
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

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
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
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
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
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
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
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于席故籩
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均今土木
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于地使鬼神
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
就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

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
 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
 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跌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
 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
 乎白鹿塑象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
 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
 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
 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于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
 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車乃習用于戈
 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
 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
 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
 欲侵陵諸侯何邪尚當訪精于史學者而問

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于張陵而寔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雒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千三山糈用稷米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

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岬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鼓琴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支女凡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罽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

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糝字
 或傳寫脫誤軍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
 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
 瘞而不糝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
 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
 而不糝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鈐
 而不糝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
 則曰祈而不糝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
 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
 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

尤多其書決不出于張陵之後則糝之用也
 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
 王逸注云糝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
 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糝藉藉所救鈞也
 許叔重注云糝米所以享神見于載籍者不
 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第七

賓退錄卷第八

大中梁王趙與昔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

出新意不相復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

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

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据依丙志謂始萃

此書顯以鳩異崇怪本無意于述人事及稱

人之惡然得于於容易或急于於滿卷帙故頗違

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

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襲
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
而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
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于是取為丙志丁
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口
從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
為可笑從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
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
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
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脇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
入談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
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夸堅志吾書謂
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
夸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
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
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于是輯為庚
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
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為助如此然
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

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夸
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
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諾臯
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
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
全取王景文庚夸堅別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
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懷復
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
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
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
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
植尤崛奇於于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庚夸堅之書
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
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
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庚夸堅
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

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
通官文書不侔避之宜矣遂日以支景支丁
則自撫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
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渙蓋自知之愛奇
之過一至于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
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夸_表堅記夢亡慮百餘
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謂神奇詭異之
事無時不有姑即夸_表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
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不幸
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鳥鬼淵祇蛇祆牛魁之類何翅累千萬
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
速且敘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
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
皆偶附著異事不類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
或弗能知故剝剝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
支子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旣作文不已而掇
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
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閱日膳飲爲之失

味步趨爲之局東方寸爲之不寧精爽如癡
向之相勸上者思不知所出于^外是適然而笑
豈吾緣法在是如駛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
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惜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
孟堅采以爲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
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于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
棄也予既畢^更夸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

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
甲謂懷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鼎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
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
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錄七書多歷年二十
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
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
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
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
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齋邪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
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
甲施于三景所粹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
十他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
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
室早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
則邀方外雲侶熊經鴟顧斯亦可耳至于著
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
晒猛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
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
聖人設教垂世不肖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
然書于春秋于易于詩于書皆有之而左氏
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
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
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
往來于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
辯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
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
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三五廿二
寶運金卷八
明錄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夸
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
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辯夸堅為臯陶別
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
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亦不
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
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辯王建宮詞多襍以他人所作今乃知
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
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
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八矣尚
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台對西來入詔蠻
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
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原是吾皇金彈
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
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
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
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
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簾
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羣
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
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
花箇箇能噎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
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
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三才八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
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
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
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
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王荊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
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拂
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于自文
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

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
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
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
亂于宵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
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
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
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
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
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
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于今浙尺爲八寸四
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
也

歷家以冬至爲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
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
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大史局歷每節氣在子
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
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
今旣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寔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立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羹頡戾雖以其母轅釜之
故然按括地志寔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
漢書但云頡音夏言其母夏羹釜也小司馬
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
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
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
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羌向義
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
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
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
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
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定如韓文公之于潮
麴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智井
鶴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
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
 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于禮之八蜡
 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
 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
 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祠幾遍天
 下朝家或錫廟額或頒封爵未命者或襲
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于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
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竝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享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筠州則利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漂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

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

萬勝鎮安王

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號

越州蕭山縣用

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

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

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仙

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溫

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邑

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

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興

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邑

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
 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知
 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得
 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
 故贛州稱輔^德真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益
 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
 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
 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以
 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
 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

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
 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英
 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軍
 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玉寔^實龐堅四世祖事
 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
 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射
 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初
 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
 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
 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嵒祀陳長官慶元

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
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未
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
溱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
爵今承爲綏陽縣遵義爲寨皆隸珍州溱播
之地則折而入于南平之境矣嘉祐襍誌載
吳春卿爲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
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
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
厲乃封爲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爲臨安土地故

塑像爲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
地之稱已轉而爲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
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巨爨也
與所傳不同然爨今亦別廟食于涇紹興辛
未潼關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
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
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于民去郡而卒邦
人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
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

隱云舅父謂舅猶姪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
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
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
異于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
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
語乃謂陝府邠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
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
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
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
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
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
楊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
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
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鷺數幸六王
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鷺一鷺至五十萬錢是

三才廿二
驚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謫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于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傍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暴橫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于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罔褚所書他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眾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名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又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名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于是平仲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驪亡命一晝夜馳七百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惠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于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

與昔

因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

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顥之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賓退錄卷第八

賓退錄卷第九

大梁

趙與告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
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
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暉贊
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
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潁
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
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三十三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美 夸堅戍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

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

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

分注江下及徐邨而身出北關遇竹木輒瓦

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

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

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于所焚後閱張

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

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

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夸妻堅指為裴老者誤

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

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

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

郎眾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楊楊乃降光武因

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楊之甥也故以此結之

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

此下三條明記在小事

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后
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
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祐聖王大
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州
州昭靈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媵開
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濬
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他皆無聞蓋東南
城隍之盛多起于近世此數者亦徽廟朝錫
命耳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
又馮魴赦邾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
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獨竇憲出屯北威與
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校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若校者可謂不為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
代盛時所無有益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
為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于簡牘
至漢為盛校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邪吳

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于此
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
同語也

世俗筮字當作枇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後
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
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
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
之唯以梳爲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
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
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比余
一顏師古注曰辨髮之飾也新比音頻寐反則
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筮字無所經據博雅篝
筮謂之筮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
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筮類篇筮又毗至
切櫛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
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
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異誤以為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

母為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為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嬀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邵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
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
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
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
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
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儆事亦曰取小
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
妻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為
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稱死其妻少寡儀同
王粲納之以為小妻則不獨見于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
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
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
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
非志于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
之類皆此意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
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
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邪此猶易

解去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
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爲學而不事正行
果何所事邪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
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
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
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讖靖康
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
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爲然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輿

宏譽

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竝用家
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于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羹頡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羹者彼自
不羹此自羹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審如王說則頡字何從而來邪

俚俗謂娶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
云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
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
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

吳

雲谷襍記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

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
劉駟駘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
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
此如延岑護軍鄧仲况見蘇竟傳鄭玄師事
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

益恩巨榮族人巨元卿陳忠薦士其一曰成
翊世翊世字季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
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闔陽殺陳相
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雋太守李文德素
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
旋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
孔融傳有大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
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
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
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

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
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
傳紀事出于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
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
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
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
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
序明審號爲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
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

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嘗考汪外孫鄭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雖然不始于

唐也三國志載那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與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三百廿の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隨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弦括醉驚客起圓壁庚庚有口理閑門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
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邪據此則是
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
沖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于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
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
今呼為阮咸者是也盧氏襍說云晉書稱阮
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為
之時人不識以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賜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

長過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時蒯明于古家
 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
 為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宗
 于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
 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禁
 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
 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
 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為此郭蓋親
 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

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其後人習
 為搗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場因唐
 之太宗而誤為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咏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
 攀楊柳弄春陰管弦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
 歛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
 秋來幾度挑羅韞為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
 光香奩集亦有咏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
 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臙鬢向鏡輕
 白襯眼霞悵望昔逢褰繡幔依稀曾見托金

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蕪又一枝其體
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
則夷門者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
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
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創
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
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太宗皇帝丁時太平
以文化成天下旣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
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
苑英華洪文敏序夸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
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冊府元龜文苑英華
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
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真宗朝二
公之言偶失之

俗閒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始始于漢乎漢禘事曰
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

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
 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
 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
 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
 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
 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
 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日辰而後省事今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鞞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鞞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鞞于舅姑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
之律九寸于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于近世然于古有之齊威
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是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
過歟然天寶閒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為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
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
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
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廢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則嘗逮事天寶閒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云蘇州集有
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
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
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于天寶間已
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
蔡寬夫云南宮詩話世誤傳蔡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
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擗蒲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為三
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

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

詰始彙括應物集及他書為傳甚詳然論斷

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韋應物

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還長安

崔甥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

相而其兄夔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夔之孫

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

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

少遊太學見贈舊當開元天寶閒宿衛仗內

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

詩按通典左右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頗

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

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復

返灋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廬客遊

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

會大梁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

令見寄弟及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

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

被訟弗為屈見示從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

德精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擇勝隱于善福祠

從諸生學問澹如也見西齋示建中二年拜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見別善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

士及釋良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見寄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

岳見歲日寄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居二歲

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

州刺史見荅季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嫠

甚恩見郡齋文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

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酬白舍人

替今來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太和以

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

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

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

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韋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

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輒

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其遺愛
尚存邪又據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
臣歷觀兩都士宴李錄事詩云十五侍皇闈
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十五至太和
計年九十餘然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
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
之也予嘗歎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
息于斯焉見好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
節度掌書記見好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
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
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
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
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
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

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贄以見始被領略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
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

皎然心服焉

見因話錄長慶集等

應物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

見李肇國史補

為吳門時年已老矣

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

亦白

子沈子

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

謂朱絲疏弦

經

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

宿衛仗內為郎刺史于建中以迄貞元而文

宗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

三十子
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
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又見于錄者豈亡之
邪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
為終于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
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
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
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代皆有憑藉始終可
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陋耳嗟夫應物崎
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
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于後世豈偶
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
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
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
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
詩因令二樂伎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
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
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昔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
史為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賓退錄卷第十

大

梁

趙

與

昔

首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
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
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
近世陳同甫亮始發之杜預謂為伯夷之屬
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法具于是矣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善惡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儔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

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于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案作

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老虛無
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張
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旣歷
敘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
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
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
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
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
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征税之
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

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
每以爲已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
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
若蘇威者乎此燾深所歎息詳紀之以俟來
世又南軒作宇文閬州邦獻誌謂初君以二
父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
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
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棫嘗以謂
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
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

閒讀書欲自表見者則不屑其世祿顧反以
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于曹
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莅官廉平溫
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是
爲歉何哉二公之作益又因以立言垂世不
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謨墓誌謂明赦至建
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爲江東副漕以言
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與諸
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氏心
傳繫年要錄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

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斬容唯爲郭有道
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
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爲第一
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
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爲首
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碁布要路
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
欲以章惇子爲第三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
擢爲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

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
邦昌名。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
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
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
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巖者頗通
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
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
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
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

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
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
鐵圍山叢談政和閒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
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
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
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
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
卒數十被黥配之五嶺南由是遇異人授以
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
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

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
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
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
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
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
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
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
須鬚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
乎作僞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
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
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
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
乃不諱避何邪將當時有先知之識邪余謂
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
二元則別以爲後因其有三元則復冠以中
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
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
焉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于及

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
古今所無也惟于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
矣彼謂顧成之廟稱為太宗者臣下假設之
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
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
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
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
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
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言鴛鴦可言長會合
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
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
夫為文紀事主于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
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
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
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為遷固優劣
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
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于略春秋傳所謂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于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沈環溪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過不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且如重
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
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
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犇浪魚跳日映山
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
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
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以健
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
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
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圻
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
如今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絲黃
雀尚多脂鶴閑雲作斃駝卧草埋峯每句亦
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
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
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
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穉稷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

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
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
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棟狂風
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
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筵
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
雪崩騰陽浮樹外蒼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艸巖
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
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
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間即是一句能
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
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
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于眾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
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已桂椒栴櫨楓柞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夸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談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閒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

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
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
之先者也與昔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
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
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斜照一
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
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夷夸似少恩漢道是時初襍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旣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
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爲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竝干名教罪
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
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
知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

三才六
非高祖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
有五人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
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
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
長爲列土侯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盡筆于此
庶真屬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閒花木長新日
月閒開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

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瓊玉塔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
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
檻周四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
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廚船進

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
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遶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盛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

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禦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
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內嬪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宴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
喚近臣來小球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球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橋自教官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竝船相鬪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
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都不應
含羞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
高宗建炎三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悉
罷貢盛德事也禹貢以來歷代史志及地理
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元豐九
域志爲詳嘗最一歲所貢凡爲金二十四兩

登一十兩利五兩 蘇金五十五兩 金饒各一

萬象融各三兩 兩省雅簡資各五 銀四百五兩 桂陽桂各五

兩衡昌龍各三兩 三十兩 邵賀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龔

得貴柳宜橫白廣瓊昌化各一十兩 賓化高

鬱林萬安 銅鐵一十斤 利錦三匹 都白穀一

各五兩 十匹 襄 隔織一十八匹 秦八匹 純七十五

匹 汝一十五匹 穎棣保定 花純一十四匹 祁綜

安肅陝威勝各一十匹 絲純二十匹 濰綾一百四十五匹 蔡定各一

十匹 淄隨潤明秀江陵 花綾一十匹 充 白花

澧各一十匹 綿五匹 綾一十匹 梓 綜絲綾一十匹 蓬 雙絲綾一十

匹 徐 方紋綾三十匹 開仙紋綾五十匹 青三

羅六匹 成都春羅四匹 蜀單絲羅一十匹 蜀紗

四十四匹 相廬常太平 方紋紗三十四匹 開苗緋

花紗一十匹 越 輕容紗五匹 越 紬一百四十

五匹 洛二十匹 陳汝各一十五匹 各一十匹 達五

匹 花紬一十匹 名大綿紬五十匹 簡二十匹 匹大

巴蓬忠 絹六百七十匹 隨滑瀛各三十匹 應

各五匹 陳一十五匹 密齊淮陽徐曹鄆濮唐

穎昌鄭滄棣霸永靜乾寧信安相邢趙保順 安渭平定岢嵐寧化保德宿海泗滁廬濠無 為臨江建昌涪昌雲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

安五匹廣班白絹三匹誠布一十五匹鼎一十五匹

匹絲布二十匹果一十匹紵布一百七十五

匹信陵楚和吉筠興國南安郴江陵安鼎白

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虔各二匹鄧斬

一十匹高紵布一十匹成細紵二十匹揚斑

布一十匹榮葛布二百三十五匹共撫潭各

二十匹隨壽光吉永全普戎瀘富順泉興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

匹泉興化各一十匹紅花蕉布三十匹福練七十匹

建五匹和毛氈一十五段熙一十段紫茸

毛氈一十段涇綿一千一百兩齊穎莫衛趙

泉興化各一十領豐一十領白氈三十領

鎮戎二十領恩一十領紫茸氈四領慶鞞氈一十領京

鞞皮二十張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張海三百

十張鮫魚皮二十六張台漳洛一十張龜殼二

十枚廣水馬二十枚廣鼈皮一十張廣翡翠

毛二十枚欽席一百七十領常三十領澶秦

京兆鄜寧坊鳳翔分各一十領蔗席二十領開封一十領莞

席一百領揚篔四十一領永靜斬睦饒各藤

篔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瓷器三

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襄二十事石器二十事

登一十事 水晶器一十事 信藤器二十事 象

菜一十事 實藤盤一面 循藤箱一枚 惠柳箱一十

枚 滄銅鑑一十面 原青銅鑑二十面 揚火筋

五十對 那剪刀五十枚 那筆一千管 江寧五百

管 墨三百枚 充滌絳各硯四十枚 號二十

各一紙四千張 越歙池各一千張 雜色牋五

百張 成蠟燭九百五十條 鳳翔三百條 汀二

一百條 階花蠟燭一百條 鄧燕脂一十斤 興

穗子數珠一十串 象斑竹一十枝 雷解玉砂

一百五十斤 邢一百斤 金漆三十斤 台弓弦

麻二十斤 坊鯽膠一十斤 通甲香二十七斤

漳惠各一斤 十斤 台青一十斤 代礪一十斤 代

廣各三斤 朝一斤 元容各二十兩 長一雲母二

朱砂四斤 一兩 十五兩 黔一十兩 連各一斤 韶

十斤 充一十斤 鍾乳四斤 八兩 沂三十兩 房

耐芒消一十斤 峽空青一十兩 梓曾青一十

兩 梓禹餘糧一十斤 澤白石英一十二斤 澤

十斤 梧紫石英二十斤 沂一十斤 白石脂一

十斤 蘇水銀三斤 二兩 長三十兩 石膏二十

斤 汾磁石一十斤 磁陽起石一十斤 齊長理

石五斤 淄礬石一十斤 原石鸞二百枚 永白

菊花三十斤鄧人參三十斤一十兩太原路

十斤遼天門冬二十斤果一十斤甘草二百

六十斤環一百斤德順五十斤原蘭府白木

一十兩舒牛膝五十斤懷柴胡三十斤麟豐

各一十斤車前子一斗開乾山蕓一十五斤明細

辛一十斤華石斛一十二斤壽一十斤生石

斛四十斤盧二十斤光巴戟一十斤劍菴藺

一十斤寧芎藭三十斤秦黃連五十斤宣三

處施各一十斤苳蓉六十斤渭五十斤保防風七十

斤絳三十斤單一十五斤安一十斤五味子五十斤中

蛇床子二十五斤蘇一十斤杜若一十斤

峽葛粉一十斤信栝蒌根一十斤陝當歸一

十斤威麻黃二十五斤開封一十五斤知母一

十斤相仙靈脾一十斤沂紫草五十斤大海

藻一十斤萊高良薑一十五斤欽一十斤牡

丹皮一十五斤渝一十斤零陵香二十斤道

十斤全縮砂二斤白白藥子五斤合天雄一

斤龍大黃一百斤鄜葶藶子三升曹連翹一

十斤黃續隨子三斤陵荆芥一十斤寧羌活

一十斤威木藥子二百顆施一百顆桂心四

十斤桂二十斤茯苓三十斤沂兗華各一十斤伏神

五斤華酸棗仁三斗京兆二斗黃蘗五斤金

五加皮一十斤峽杜仲五斤金沈香一十斤

廣詹糖香二斤廣檳榔一千顆瓊枳殼一十

五斤商枳實一十五斤商巴

豆一斤省紅椒三十斤黎買子木二斤渠白

膠香五斤金苦藥子三斤井陵紅花五十斤興

柏子仁一十斤陝地骨皮二十斤京兆

斤胡粉二十斤澶龍骨一十斤中麝

四斤一十一兩金各五兩延丹商熙代茂

各三兩房牛黃九兩密阿膠七斤一十

四兩鄆鹿茸一對成羚羊角一十五

對階犀角二株衡蜜三百四十

斤河南白蜜三十斤

信蠟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二百斤京兆五

石廬薞各二十斤牡蠣一十斤菜烏鯢魚骨

五斤明覆盆二斤隨萹豆一石邠梁米一石

孟茶一百一十斤南茶末一百斤潭茶牙二

十斤南碧澗茶牙六百斤江龍鳳

等茶八百二十斤建鹽花五十斤解棗一萬

通經本作通

一千顆青榛實一石鳳漫繫之簡牘以廣聞見

賓退錄卷第十

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

穆氏景本
有此行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
閏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
弗彊未敢覃思于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
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
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表闕逢
涸灘之秋東僭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
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
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
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傍注
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

義云 與岢 續記

元統二年八月日重裝于

樂志齋吳下張燮

張氏
子昭

宋本有元人張子昭題記附臨於右

壬戌祀竈日以宋本校畢 觀翁



宣統辛亥曾以明鈔本校此本書中朱筆是也此次

校宋本用墨筆凡宋本與明鈔本同者即以墨筆蓋

於朱筆之上其明鈔者乙之并記



